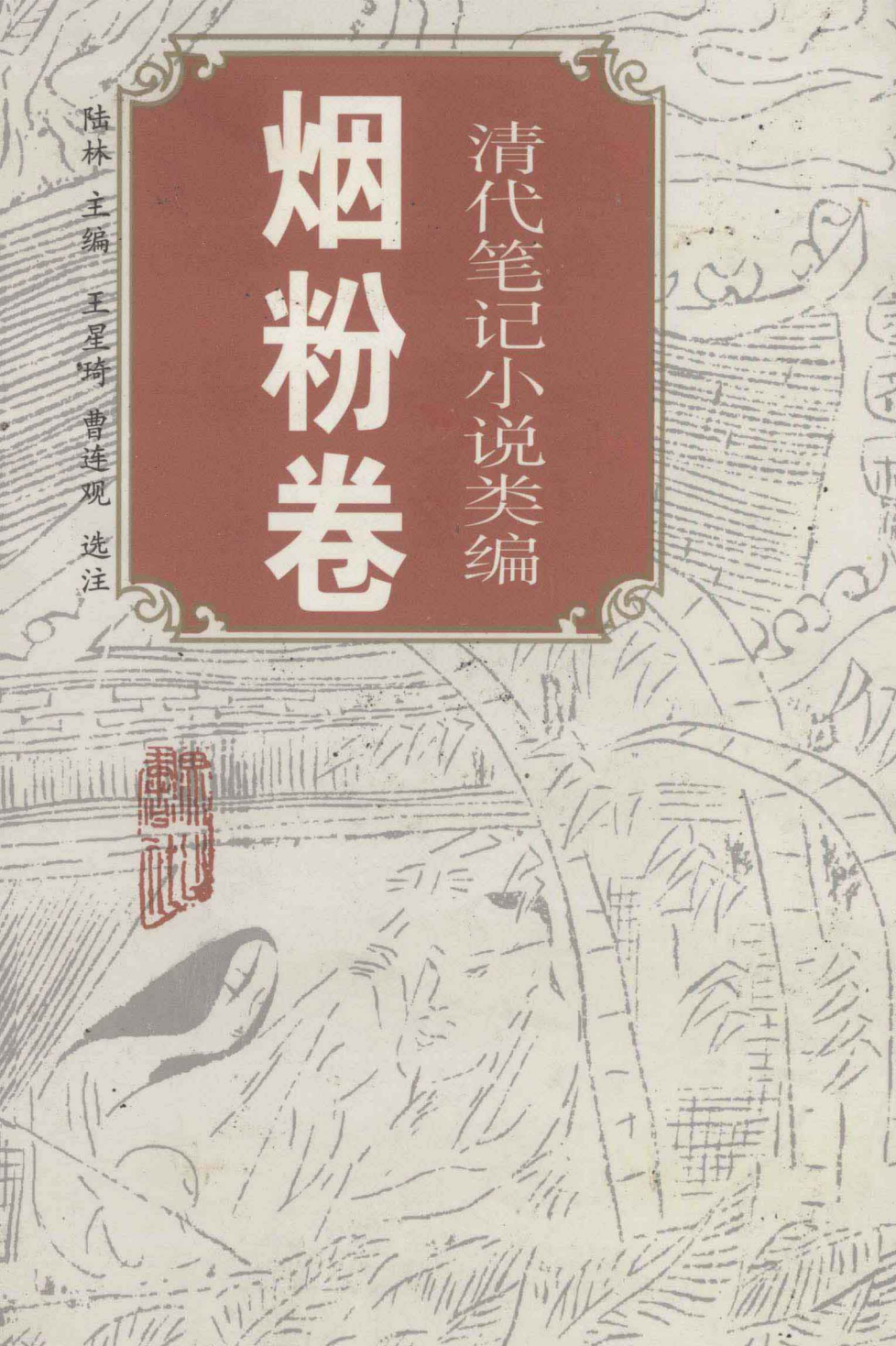


清代笔记小说类编

烟粉卷

陆林 主编
王星琦 曹连观 选注



本丛书为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

清代笔记
小说类编

烟粉卷

陆林 主编
王星琦 曹连观 选注

黄山书社

责任编辑：项纯文

封面设计：王国亮

封面插图：何南燕

清代笔记小说类编·烟粉卷/陆林 主编 王星琦 曹连观 选注

——安徽：黄山书社 1998.1

ISBN 7—80535—308—5/I·68

I. 清… II. 陆… III. 文·



黄山书社 出版

社址：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皖南海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开本 16.625印张 323千字

1994年6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2001—4000册

定价：27.50元

ISBN 7—80535—308—5/I·68

·因印装质量问题，妨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总序

我国古代笔记小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起源于先秦，萌生于汉代，中经魏晋六朝和唐代两个创作高峰，至清代而进入鼎盛之期。有清一代的笔记小说创作，卷帙浩繁，作者如林，继承了晋之志怪、唐之传奇和历代史传文学的艺术营养，形成了三大创作家数。一种是以传奇法志怪，情节曲折，文彩绚烂，并自有其情感之真诚、含蕴之深刻，这种以蒲松龄《聊斋志异》为代表的艺术类型，占居着清代笔记小说的主导地位。一种是融志怪和考辨于一体，在平直的记述中杂以精警的议论，质朴凝炼，富于理趣，代表作是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一种是散出于清人文集中的纪传体小说，传神写照，虚实相间，细微婉转，摹绘如生，由“虞初”体编者而集其成。它与“阅微”体一道，伴随着庞大的“聊斋”系列，构成了清代笔记小说丰富多彩的基本面貌。^①其中大量的优秀之作，突破了以纪实为主的传统笔记小说观，以尺幅千里的独特形式，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反映着时代的生活画面和人们的思绪心境。上至朝廷官场，下至市井里巷，甚至虚幻的冥间仙界，各种场景，各色人物，在清代笔记小

说中都有艺术的展现。从文学反映生活的广泛性和丰富性来看,可以说笔记小说发展到清代,才最终摆脱了随笔杂著的束缚,衍变成为成熟而独具个性的小说样式。

清代笔记小说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奠定了自身在传统思想文化和古典文字宝库中的重要地位,在今天仍具有供阅读者欣赏、创作者借鉴和研究者参考的多种价值,是我们认识封建末期心路史程的形象材料。如何把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推荐给读者,前人做过不少工作。我们试图打破整理单个作家小说集或编选断代小说选的传统方式,以艺术情节和主要形象的性质特点为分类标准,精选出那些当时作者普遍关心,现在仍然有其生命力的各类题材的较好作品,选编一套清代笔记小说分类丛书,以满足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

分类编选笔记小说,我们希望能具有这样几方面的作用:从欣赏方面来看,清代笔记小说数目众多,人们的欣赏口味又各有偏好,一般读者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逐本逐篇阅读,本丛书将原先散见于各书的单篇作品,精选其有较强可读性者,按类集中,汇辑成书,可以较充分地满足各种读者的不同欣赏爱好;在系统地分类阅读过程中,通过比较对照,也可提高读者对同类作品的欣赏水平。从创作方面来看,清代笔记小说的艺术经验,对今天创作具有民族风格和气派的文学作品,仍有重大的借鉴作用。本丛书的分类特点,对从事不同题材创作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从创作素材和艺术手法两个方面,均可提供历史借鉴。从研究方面来看,本丛书为分类的专题性研究,提供了较丰富的历史资料。在

文学史研究的范围内，它有助于引起对全面研究清代笔记小说的重视，并为分类笔记小说史的撰写，准备了基本材料；就广义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笔记小说描写现实的真实性和形象性的特点，也使本丛书对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史、城市生活史、武术史以及古代神话、民俗、法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全书以传奇体小说为入选重点，从清人所作的约一百五十部笔记小说中选取二百余位作家创作的约一千九百篇作品，按类分编成十卷，总字数近三百五十万字，以较大的容量、独特的形式，反映了清代笔记小说创作的总体风貌。这其中，有对幽艳哀婉、纯真美好爱情的动人描写（见《言情卷》），有对封建末世、众生之相的冷面观照（见《世相卷》）；有反映机谋谲诈、斗心斗智之篇（见《计骗卷》），有描绘行侠仗义、拳风剑影之作（见《武侠卷》）；有的写奇人异士、奇闻异事（见《奇异卷》），有的写劝善惩恶、善恶昭彰（见《劝惩卷》）；神仙鬼魅、亡魂幽灵，多是现实变相（见《神鬼卷》）；花妖狐媚、草木虫鱼，万变不离人生（见《精怪卷》）；烟花粉黛，在折射社会黑暗的同时，浸润着对弱者的同情（见《烟粉卷》）；破案侦狱，在扑朔迷离之中，往往揭示了生活的哲理（见《案狱卷》）。面对清代笔记小说丰富的艺术内容，这十类不能说是概括无遗；作为编者，却力求它能不失其巨。十卷在手，清代笔记小说中的佳作名篇，也可谓十得六七，粲然可观了。

为方便读者阅读，全书入选作品均加以通俗而简要的注释，一般不列引文，力避繁琐引证；为省却读者的前后翻

4 清代笔记小说类编

检,各分卷对难解词义的注释不避重复,但尽量做到先注者略详,后出者从简。各分卷入选篇目的编次,以时代先后为序。选自个人小说别集(如《萤窗异草》、《夜雨秋灯录》)者,以原书的创作或刊刻年代为准;选自多人小说选集(如《虞初新志》、《荟叢编》)者,则以该集的编定或刊刻年代为准。同一作家创作的多篇作品,出处如涉及不同的小说集,均以先问世集子为准加以编次。写、编、刊均时间不详者,则参考有关材料,插入书中适当位置。

参加本丛书选注工作者,以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为主,兼请校内及外校的有关学者共襄其事。校科研处和古文献整理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为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许多条件。安徽省出版总社和黄山书社的高度重视,使全书能以较快速度与读者见面。黄山书社社长、原总编辑黄勤堂先生和责任编辑项纯文先生,在确定选题、推敲体例和审定书稿的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这套丛书发稿之际,谨对有关各方致以诚挚的谢意!

陆 林

1991年4月

前 言

清人笔记小说中的烟粉故事，远取唐人传奇的写法，近汲《聊斋志异》的营养，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在艺术上也多有可读者。鲁迅先生对一系列清人笔记小说早有评介，如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的影响之后说：

“迨长洲王韬作《遁窟谰言》（同治元年成）《淞隐漫录》（光绪初成）《淞滨琐话》（光绪十三年序）各十二卷，天长宣鼎作《夜雨秋灯录》十六卷（光绪二十一年序），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鲁迅先生这段话，揭示了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在发展阶段上的一次变革，很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

烟花粉黛故事真正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内容方面的蔚为大观者，始盛于唐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唐以前是“神妓”文化的时代，至唐代，可以说“神妓文化”开始转变为“人妓文化”。周穆王和西王母、汉武帝与西王母、楚王梦高唐，直至曹植《洛神赋》中宓妃的“解玉佩以要之”，都可以看作是“神妓文化”的产物。这可以说正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原始抒情诗与史诗时代的产物，或以维柯《新科学》中的说法，是神和英雄时代的作品，距戏剧诗时代

2 清代笔记小说类编·烟粉卷

或言人的时代尚有一定距离。唐代可真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鲁迅先生这话所说的不仅指写法上，也应该包括内容上和文化层面上的转变。唐传奇中的《霍小玉传》、《李娃传》等名篇，写的纯粹是“人妓”，而《游仙窟》、《长恨歌》等，则明显还残留着“神妓”的影子于虚无缥缈间。白居易《长恨歌》的“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而下，陈鸿《长恨歌传》的“适有道士自蜀来”而下，便可见“神妓”的痕迹，这差不多是“神妓文学”的殿军。最明显的过渡形态的作品，当属沈既济的《任氏传》，尽管任氏并非明显的妓女形象。沈氏是最早有意识地借妖狐来写人间现实生活的作家，他划开了传奇文与六朝志怪小说的根本界限，他在小说史上的开拓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因此，鲁迅先生才说：“惟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术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擅秀于前，蒋防、元稹振采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则其卓异也。”（《唐宋传奇集·序例》）又说：“既济又有《任氏传》（见《广记》四百五十二）一篇，言妖狐幻化，终于守志殉人，‘虽今之妇有不如也’，亦讽世之作也。”（《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振采于后的蒋”防，“卓异”期之白行简，分别以《霍小玉传》和《李娃传》名世，这两篇杰作，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成为说唱文学和戏曲文学反复改编或再创作的基本题材。于是，士子与妓女之间的爱情纠葛渐渐成为烟粉类故事中最强有力的一翼。有人以为《霍小玉传》是唐传奇中写得最好、最感动人的篇章。如明人胡应麟就说：“唐人小说纪闺阁事，绰有情致，此篇尤为唐人最精采动人之传奇，故传颂弗衰。”（《少室山房笔丛》）观小玉“欸然自起”、“杯酒酬地”的大段描写，何其淋漓酣畅，读之令人动容。冯梦龙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至十娘沉江前，向孙富、李甲直泻心声的一段，明显受到《霍小玉传》的影响或启发，对照而观，是不难感受到这一点的。至于《李娃传》，其笔致之精采绝到，则更为显豁。如荣阳生在凶肆与别人赛唱挽歌，以及李娃在阁

中辨闻荣阳生声音，“连步而出”的描写，动人心魄，使人久久不能淡忘。鲁迅先生的评价是：“行筒本善文笔，李娃事又近情而耸听，故缠绵可观。”（《中国小说史略》）

唐人小说中的这一类故事所以特别感人，乃是因为它们生动而又逼真地再现了唐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特别是应试士子得官前后冶游狎邪、追欢逐笑的侈靡世风。“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卢照邻在《长安古意》诗中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唐人狎邪生活的风俗画。一般注本将这里的“狭斜”注为小巷，恐不确。沈德潜曰：“长安大道，豪贵骄奢，狎邪艳冶，无所不有。自嬖宠而侠客，而金吾，而权臣，皆向娼家游宿，自谓可永保富贵矣。”（《唐诗别裁集》卷五）沈德潜目光锐利，说得也一针见血。其实狭斜指的正是平康北里，意同“狎邪”。烟粉小说又称狎邪小说，于此正可循到注脚。称烟粉，是从女子角度而言；称狎邪，则以男子角度而言。

我们知道，唐代科举进身，尤重进士，而进士大宴于曲江池，是非常热闹的。李肇《国史补》云：“进士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所谓“曲江会”，可以说就是狎邪之会。而且，这一切是“奉旨”而行的。“旨下后，人置被袋，例以围障酒器钱帛实其中，逢花则饮，故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间宿，到处常携酒器行。’其被袋状元、录事同检点，缺一则罚令。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住室半空。”（《唐摭言》）录事，就是妓女，进士游娼，一般士子亦无不阗集而凑热闹，妓女们更是引类呼朋，一时如赶集过节，盛况可知。如果我们再读读《北里志》、《开天遗事》这类书，就更容易看清唐传奇中烟粉类作品所产生的政治经济背景同环境氛围了。《北里志序》说：“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开天遗事》云：“长安右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这就是有唐一代的

冶游风气。明乎此，再去读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就顺畅易解了：

娼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啜口气薰。

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

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

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气红尘暗天起。

.....

烟粉、或称狭邪小说盛起于唐，其原因庶几可明。

二

有趣的是，到了明末清初，南京作为明王朝的留都和南明王朝的京城，与唐代的长安有某些相似之处，秦淮河之于曲江池，旧院、珠市之于平康北里也有些相类。六代金粉之地的旧日繁华，作为帝都的新添锦绣，遂使金陵的“佳气红尘”不让于长安。而且，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市民阶层不断觉醒，士子们更加关心政治，秦淮河领人文地理之得天独厚，一时闹热实不亚于长安之曲江池。因此，烟粉类传奇故事便依秦淮河而兴旺起来。所不同的是，秦淮名妓们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因时代的关系，她们又特别的关心政治，于是旧院则成了一种沙龙式的聚会场所，士子们慷慨激昂，指撻时政，杯酒茶茗，临流叹唱，就不仅仅限于狎妓与寻花问柳了。明末清初围绕秦淮河而产生的烟粉故事值得我们注意之处恰在这里。一方面复社文人与秦淮名妓之间的情缘大多有着浓重的政治色彩，同时，秦淮名妓们文化修养的普遍较高，也与士子们的出没旧院有着必然的联系。这是我们在读明清之交《板桥杂记》一类的作品时所不难感受到的。

唐传奇的高峰以后，文言小说沉闷了许久。究其原因，固自复杂，但宋元时期应试士子的确不像唐代那样有着那么一个奢靡的风气和氛围，这却是很明显的。由于宋明理学，或称道学的禁锢，一

般士大夫便是冶游狎邪，也往往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如同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一边狎妓一边又大骂女人是祸水，因而文言小说中烟粉故事并不多见。宋人传奇多摹拟唐人，且往往写前代故事，少数如《李师师外传》等有可观处，然毕竟不能形成风气。此外，由于宋元以来俗文学的兴起，文言小说相对岑寂。在后出的话本小说中，商人阶层和其他市民阶层中的人物逐渐成了作品的主人公，烟粉故事的题材内容扩大了，人物关系也不再局限于士子和名妓之间了。宋代的所谓“说话四家”中，于小说类首列“烟粉”，但真正的宋话本流传下来的很少，我们很难看清楚宋话本中烟粉故事的总面貌。而且，对“烟粉”这个称谓，后人理解上也不尽一致，胡士莹认为烟粉就是讲“烟花粉黛，人鬼幽期故事”（《话本小说概论》），他将《辘玉观音》、《燕子楼》都看作烟粉小说，未免宽泛。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列有所谓“杂剧十二科”，其中第十一类是“烟花粉黛”。现存元明杂剧中的烟粉故事以及明人拟话本中的烟粉故事，无论就题材内容还是人物形象，都有所开拓和扩展，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烟粉故事主要在俗文学中丰满起了另一翼。如写商人和小手工业者与妓女之间、官僚及其他各色人物与妓女之间的关系等等，情况较唐人小说复杂得多。举例来说，在关汉卿的《救风尘》中，秀才安秀实纯粹是一个过场人物，作品旨在展示妓女们的不幸遭遇以及她们之间的患难与共、互相扶持，同时歌颂了她们的勇敢机智，不向恶势力低头。剧中就连恶棍周舍也比安秀实的戏要多得多。戴善夫的《风光好》，则是写官僚与妓女之间的纠葛，思想内容更其复杂，更为深刻。至于拟话本小说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等，显然展示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其微义奥旨似亦更精深、更敏锐。

那末，何以到了清代，在文言的笔记小说中烟粉故事兴又盛起来了呢？

其实，历史是一个流动的整体，它有一个相沿变革的复杂过程，认真说来它是不宜割断的。有时我们不得已割断它，那也是为

了研究问题的方便。明代中叶以后，上层统治阶级日益荒淫，世风不能不受到污染。当时娼妓之盛，直令人瞠目。谢肇淛说：“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依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而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国初犹然。”（《五杂俎》）这种状况持续到晚明，更变本加厉。清初严思庵《艳囿》中说：“明万历之末，上倦于勤，不坐朝，不阅章奏，辇下诸公亦泄泄沓沓。然间有陶情花柳者，一时教坊妇女，竞尚容色，投时好以博资财。”上行而下效，“辇下诸公”尚且如此，焉能不世风日下！明末清初，时局混乱，然此风并不曾稍减。南京秦淮河的笙歌旖旎，尤胜往时。直到顺治二年，一片繁华，化为瓦砾，到了乾隆末年，又始复兴。此“风流藪泽”、“温柔之乡”，乃产生烟粉故事之大温床。

乾隆以后，各大都会出现娼妓增盛的情况。缙绅士夫、膏粱纨绔，多耽于狎邪。于是反映这一现象的笔记小说应时而生，与日俱夥。乾隆四十九年（1784），珠泉居士仿余怀《板桥杂记》体例，作《续板桥杂记》，乾隆五十二年（1787）又作《雪鸿小记》，分别记南京和扬州妓女。嘉庆八年（1803），西溪山人作《吴门画舫录》，其后又有个中生作《吴门画舫续录》，记苏州妓女。嘉庆二十二年（1817），捧花生作《秦淮画舫录》，次年又作《花舫余谈》，专记秦淮妓女之盛。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石生作《十洲春语》，记宁波妓女。蜀西樵作《燕台花事录》，记北京妓女。繆艮曾作《珠江名花小传》，赵翼作《檐曝杂记》，记广州妓女。咸丰十年（1860），淞北玉毓生作《海陬冶游录》，其后又作《附录》及《花国剧谈》，记上海妓女。同治十一年（1872），许豫作《白门新柳记》、《衰柳记》，记南京妓女。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可参阅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及王书奴《中国娼妓史》有关章节）这里列的还只是专门记载妓事的书，若再加上其他笔记小说中的有关篇目，数量则更为浩繁。如钮琇的《觚觚》、沈起凤的《谐铎》、宣鼎的

《夜雨秋灯录》、王韬的《淞滨琐话》和《淞隐漫录》等，烟粉故事的数量都是比较多的。

总之，有清一代，笔记小说创作相当繁荣，烟粉故事作为传统题材，始终是葳勃不衰的。惟康熙癸巳(1713)至乾隆庚子(1780)的近七十年中，却很少出版笔记小说，差不多是一段空白，这恐怕与雍正前后的文字狱有关。本书所选《艳囿》二则(实为三则)中的《罗小凤》一篇，值得引起我们的特殊重视。作品写清兵南下，兵围扬州，烧杀抢掠，十室九空。及至扬州城破，全城受屠。“妇女老五皆被杀，独留少美者给有功披甲”。大规模渡江开始时，披甲们则将诸女子置于囊中，插标出售，售不出者，悉投江中。一老汉得一囊，归家视之，方知是前扬州太守妻。如此描写清军，岂能不令清朝统治者大光其火！《艳囿》当作于一七一〇年左右，它只能以抄本流传，直到本世纪初，即一九一五年王文濡编《说库》时，才将它收进去。这个作品的史料价值无疑是很高的，它不仅使我们大致看清笔记小说出现一大段空白的原由，也揭示了清兵南下时一些真实的历史情况。

三

清代笔记小说的烟粉故事中，不少的作品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污浊，热情歌颂了底层女子的反抗精神和聪明才智，思想意义是相当深刻的。如《聊斋志异》中的《鸦头》，写鸨母贪图钱财，逼女作娼。表面上是写鸨儿的唯利是图，视骨肉至亲于不顾，实质上矛头是指向黑暗的社会现实。鸦头在横暴面前，坚贞不屈，一旦选中了意中人，就不顾一切，毅然出走。当身陷幽闭之时，仍能以自己的智慧画策运筹，终于与王生聚首团圆。这是一个既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又富于机敏和才智的理想化人物形象。类似的作品还有《里乘》中的《仙露》、《袁姪》。仙露欲跳出火坑，敛财画策，精心安排每一个行动步骤，终如愿嫁与高阳生。她有主见，又从容

不迫，柔善中藏着刚毅，坚韧中含有果敢，洵为风尘中之强者。袁姬则深明用兵之欲擒故纵之法，以风尘弱质，力避以卵击石之虞。她深谋远虑，才智过人，巧设计妙安排，终于在滴水不漏中挣脱出樊笼。正如里乘子所赞颂的那样：“将飞者翼伏，将奔者爪缩；守如处子，出如脱兔，袁姬有焉。”这一类人物形象，各饶个性，俱见色彩，不失为可读之佳篇。此外，袁枚《子不语》中的《三姑娘》、《官受妓嗔》，虽然篇幅不长，却从不同角度塑造了既有侠义精神又机智勇敢的妓女形象，同时于背景渲染和人物行动的描写中，暴露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

有些作品乍看上去仿佛只是娓娓讲故事，细细味之，却相当深刻。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宣鼎《夜雨秋灯录》中的《狗儿》一篇。这篇小说故事婉曲，文笔细腻，且极饶皖中风情。几个人物，各俱鲜活如在眼前。作品通篇的情调是悲凄伤感的，然作者写来轻倩灵透，婉转自如，不仅避却俗套，且能物随人化，情随境迁，以至正文与懊侬氏评语之间颇不一致，足见形象与概念之间的矛盾，有时并非可由作者强力左右的。《狗儿》中的所有人物——柘狗儿、刘贵六、一妹、窃娘以及柘母、有娘，甚至充当“媒婆”的连、寇二人，几乎都是令人同情的。狗儿与贵六入霍山，本想经商致富，恣情艳想原不过是一时之闪念，结果一入山便遇连、寇二人，接着则与一妹、窃娘邂逅，终因耽于情欢而孤注一掷，终于双双埋骨深山。窃娘、一妹，“初以机心而布媒，旋以痴心而事鸳侣，未尝非真情种也。”而狗儿、贵六孤注一掷，至死不悔，亦非无情。当狗儿弥留之际，一妹守护一旁，号泣不止，割臂肉以和药。狗儿含泪将终之时，曾问一娘：

“吾必不得生，当以连、寇告我，彼究谁何？”曰：“噫，郎尚痴耶？彼非商，乃貌作商者，实吾辈之媒耳。”狗儿一笑，竟溘然逝，而双手犹握一妹手。

狗儿临终这一笑，无悔无恨，他仿佛宽容了连、寇，更宽容了一娘，当然，也宽容了自己。这“一笑”的一笔，着实写得有力。充

作商人的“媵嫖”，完全是为了一娘辈和自己的生计，他们如何能成为怨主？狗儿娘与贵六妻有娘的盼子盼夫归来，望眼欲穿，竟相挈入山，在二子墓前此踊彼号，放声恸哭，读之令人神丧。那末，这老妇少妻应该恨谁呢？作品就是这样，曲折地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制度，自然而然，绝不矫情作势，读之令人沉思不已。至于作品为我们提供的茶山风情民俗，以及“堆蓝泼翠映山红”，歌扇酒旗、晴岚冷翠的霍山风光等等，则落为第二意了。

传统的烟粉故事中，有一类是写男子负心的，唐传奇、宋元戏曲和话本小说都不乏这类作品。清代笔记小说中也有不少这类故事，如潘纶恩《道听途说》中的《唐金之》、《巴娉娉》，宣鼎《夜雨秋灯录》中的《妾薄命》，都写得相当感人。作者们怀着深切的同情，一倾妓女们的苦水于纸墨之间。与负心薄幸相对立的，是写男子的笃情仗义，用情专一，以及男女之间真诚相待，始终如一的坚贞爱情。除了《聊斋志异》中的《细侯》、《瑞云》之外，《夜雨秋灯录》中的《樊惜惜》、《淞隐漫录》中的《胡姬娉云小传》以及吴沃尧的《侠妓》，都写得饶有特色。这类作品，主要歌颂了妓女们对自由幸福生活的热烈向往，或轻财而重人，或重情而轻容，或不屈服于重压，甘为情死，一念所注，便终生而不悔。

从艺术性上看，本书收入的一百四十七篇作品，风格纷呈，情趣各异。一般说来篇幅较长的大致沿着唐传奇的写法，又杂以《聊斋》笔调，往往故事情节宛曲跌宕，环境描写细致真切，人物性格亦生动传神，细节描写多情采绝到处。如潘纶恩《道听途说》中的《吕四娘娘》，写吕氏堕入风尘的详细过程，层层波澜，回肠九转，不乏动人心弦之笔。潘氏的《江本直》篇，写一地方猾棍，号为“坐地虎”，他欺压妓女，敲诈钱财，并与官府勾结，无恶不做。后因私隙，与官府弄成僵局，被赚入大堂受刑：“公怒呼使掌颊二十，齿血淋漓，丹流唇吻，胶渍鬃毛。”下狱之后，狱卒请其盥洗，江曰：“官怒未息，留此唇血可冀矜怜，若必就沐，掌颊之酷未可复免也。”这一招果然灵验，因其垂老，又形容可怜，加之案情又

牵扯到诸官僚，十分棘手，只得好言相劝，释其出狱。定谿官员竟“窘于无词”，为其纳粟捐官，硬是拿他没办法。这就活脱脱地刻画出一个猾棍的形象。许幸恩《里乘》中的《柯寿鞠》篇，写妓女柯寿鞠一误再误，所遇非淑，先是为轻薄子所骗，后又入老谋深算者彀中。作品中写她趁轻薄子为其母庆寿之时，突然私访而至，在大庭广众之中，揭穿轻薄子所作所为，她有条不紊，一切都安排得细致巧妙。可见她是一个有心计者，聪明机智，小心谨慎，仍不免上当，且接二连三，这就有力地揭示了那个陷阱密布的社会之罪恶深重。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它是清代笔记小说中的烟粉故事艺术上的一个突出特点。

说到语言艺术，因为不少作家是学识渊博，功力深厚的学人，写起笔记小说来又精神放松，舒展自如，故多有可观者。不少的作品叙述精炼，描写传神，有用典而不觉其涩，文言而不觉其晦的感觉。且看许幸恩《袁姬》篇中袁姬密令舟人乘夜疾驶杭州的一段描写：

一夜，月白风清，姬察袁舟人已睡熟，乃悄悄呼生舟人起，戒勿高声，自于舱底出匕首一柄，长尺有半，白如霜雪；又出白金二百两，指谓众曰：“公等若听妾言，请以此金相酬；不则，请伏刃而死，于汝舟亦有所不利，愿公等决焉。”众相视错愕，莫知所指，金谓：“如能效，敢不从命！但请指示。”姬袖刃，低声告曰：“若然，请公纳金，悄将前后缆解开，切勿惊觉邻舟。乘今夜风利，向杭州速发，抵岸尚不吝重赏。”此前，很少写袁姬行动，只是铺垫，描写她行动乖异，待到她秘密搜完财物细数，才果断地采取行动，这种盘马弯弓引而不发的写法，与精采的语言艺术结合起来，遂写活了人物。宣鼎的《杨柳花三嫂》，在语言艺术方面也独具特色，泼辣中含无穷妙趣，对话也颇有个性色彩。

然而，笔记小说中有些短小的篇什，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无须讳言，有些作品的文学性并不强烈，或者说不太像小说。有些